

魚目與真珠的糾葛：評《百年報人》

林元輝*

書名：百年報人（六冊）

作者：鄭貞銘

出版日期：2001年
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社

是國民黨史觀的報人群像，也是新聞官史觀、甚至新聞管制官史觀的絕後作品。

傳播學門的史著嫌少。2001年總算又有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鄭貞銘編纂的套書《百年報人》六冊出版。此作殺青，《聯合報·文化版》短期內就兩度發新聞報導，顯然視為大事。

自太史公司馬遷創紀傳體，將古來人物的重要言行分門別類紀錄，成就《史記》的菁華以來，人物傳記一直是我們史學傳統的重心。由此傳統論，六冊《百年報人》編寫了恁多報人的傳記面世，的確是新聞史研究的大事。但此作出版經年，未見學刊評介，作者難免孤寂。鄙人試為拙評，願有以拋磚引玉，以窺作者力作五年之得失。

此作蒐羅之報人典範，從廿世紀初創辦《蘇報》、《俄事警聞》等刊之蔡元培，至當代揚名美國影壇之導演李安，計得百例。其中言創辦星島報系之胡文虎，續及克紹箕裘之養女胡仙；言創辦 *China Post* 之黃遜霈，併及事業搭檔之能妻余夢燕；言開創電視時事 call-in 節目之李濤，兼及同業配偶李艷秋，實際共標舉了一百零三人。

* 作者林元輝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，E-mail: yhlin@nccu.edu.tw

五年世事倥傯且人聲喧嘩，作者獨專注於耙梳文獻，勾勒報人榜樣，思有以激勵來者，果真如其自白「對傳播情深，對教育義重」，用心可感，積勞亦足敬重。但百年間標舉了百零三典範，是不一年即有一巨擘出焉，我們過往的新聞事業果真如此輝煌？既有恁多前賢風範，何以今日新聞界竟成國人公認的大亂源？豈非作者思辨不無粗率，而標舉楷模未免於浮濫？

拙見以為，此作有幾樣明顯缺失。其一厥為不協調，首見於書題為「百年報人」，卻收納儘多非報人入傳，如電影企業家邵逸夫、鄒文懷，導演李行、李安，專業廣告人賴東明等；平生未入新聞事業的學者，如李瞻，也視如報人。都不無湊數之嫌。

第二類不協調的是史觀。作者分明仍循國民黨的論述窠臼選樣，於早年的革命報人，如許于右任為翹楚，尚能名副其實；但於國民黨掌權且嚴厲統制言論階段，作者標舉的報人表率竟包括專責管制言論的高級黨官，計達 14 例。這些以限制多元言論與新聞自由為能事的黨官，竟與同時代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奮鬥不懈，甚至犧牲生命的民間報人並列模範，史觀之錯亂，莫此為甚，難怪屢受獄災的報人陸鏗會投文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，明言周知他恥與某人同冊（2001.9.1）。其他如歷任國民黨文宣刊物高官者，也幾乎皆許為楷模，數達 13 人。而外國報人足為表率的，只聊備了 21 例，但其多數終身念茲在茲的執業理念，又往往可為其中國同業榜樣的反諷，作者似乎也不自覺。

第三類不協調者乃行文體例。如介紹張季鸞身世，尊稱其父為「張翹宣公」，全段也措辭拘謹；交代胡文虎家承，則逕書乃父胡子欽名諱，文如白丁口語。胡文虎父女文也嫌絮絮不斷；林白水、蕭同茲等文則短絀薄弱，忒不相稱。他如一下子陳其美，另下子陳英士，或呼名，或稱字。類似不諧，難勝枚舉，其彙抄史料而未加整潤之病乎？

缺失之二，則在遺珠稱多。或因見識不足，如不知日治時代有臺灣報人林呈祿（1886-1968），彼者操持守護本土報業廿五年，天天揮筆與殖民者爭，艱苦卓絕為臺民喉舌，且收容許多臺人子弟菁英於《臺灣民報》系列刊物之編輯部，培養了不少後繼人才，日後皆見器宇風骨，甚至殉業全義。或因史觀作祟，如不收《大公報》出生入死歐洲戰場的銳眼兼好筆記者蕭乾（1910-1999），不收敢撻國民黨威權體制逆鱗的《自由中國》雜誌社社長雷震（1897-1979），不收創辦《中報》報系的傅朝樞（1922-2002），遑論因辦《民報》而殉業的本土報人林茂生（1887-1947）、因《人民導報》而殉業的宋斐如（1903-1947）、王添燈（1901-1947），

更別提前仆後繼創刊《臺灣政論》、《美麗島》等系列政論雜誌而功在臺灣民主改革的黃信介（1928-1999）、康寧祥、張俊宏、許信良等人。

外國報人中，除路透、梅鐸，表率竟全許諸美國業者。豈歐陸數百年報人中無一巨擘？日本百餘年來成就《讀賣新聞》、《朝日新聞》、《每日新聞》等舉世數一數二大報的社會中，也無值得佩服的報人，只能以一新聞學者小野秀雄湊數？還是作者對這些進步地區的新聞史無知識可言？

若因篇幅限制而致遺珠，焉能不體諒，但缺失之大者，尚在諸多魚目混珠，徒費楮墨。如徐鍾珮從業不過五年，陳香梅在業更短，兩氏果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瞬間事功？否則何以爲百年翹楚？另如李濤雖開臺灣電視時事 call-in 節目之風氣，但是將節目淪爲國人近年公認的社會亂源；與他同業的配偶李艷秋曾當眾自比爲傀儡業者，目前主持之《新聞夜總會》甚至在 2002 年「涂醒哲 vs. 鄭可榮與李慶安」事件中涉嫌媒體審判，致疵議雲集，而有比之爲專業蝨賊者，作者竟然也許之爲模範！這些不過極端之例，未至於此但難副典範的亦多，以事涉當事者情緒，也就不一一辨僞了。

全書錯誤嫌多，下舉者百不及一，聊供證謬而已。如于右任寫悲歌〈望大陸〉，日期著爲 1928 年 1 月 24 日（I：51）；所謂董顯光寫了一本「以信教生活爲主旨的日記」，董氏身後已有仁士揭明此札不過抄錄美哲智言以自勵，所以董氏生前也未付梓，不意作者卻仍捨是就非（I：104）；張騫乃漢人，如何爲邵飄萍著作題字？（I：113）；于右任寫葉楚傖墓誌銘多奇句，作者卻錄出「青蛙布襪寒哉儒」（I：133），「青褂」成「青蛙」，哀哉葉楚傖！講《大公報》「內容『華而不實』，品質優良」（I：172），也是怪事；許浙人顧培根 1947 年 10 月 10 日在臺開辦《自立晚報》爲臺灣第一家晚報（I：275），目中全無臺人歷史，無視於臺灣早自 1924 年 6 月 1 日起即陸續有多家發行全島的晚報，臺人的新聞事業也自 1934 年 3 月 20 日起即日夕刊俱備，戰後早於《自立晚報》的，更有銷路可觀的《大明報》，只是二二八變後毀於國民黨軍之手；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系更是作者畢業母系的前身，設於民國 24 年，非 23 年也（II：122）。

此書另一特點是作者本人也入傳冊中，但顯然不便自撰，改由門生潘健行等五人聯名執筆，許作者爲「堅守新聞教育的百年磐石」（VI：179）、「傳播教父」、「記者老師」（VI：183），眉爲「後記」，但文長卅八頁（VI：179-216），占全書最長之篇幅，是事功顯赫之中央社創辦人蕭同茲傳之三倍有餘，或高節殉業之林白水傳之四倍有餘。顯然作者自覺亦堪列爲報人典範，所以任由弟子

稱頌，特為收編入冊。是全書實共舉楷模 104 人，蔡元培率先，而作者壓軸，開史上少見之奇例，值得關心人類新聞史的君子一讀。